

落叶

第一筐

〔俄〕瓦西里·瓦西里维奇·罗扎诺夫 著 郑体武 译



涵芬书坊 (二)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落叶

015

第一筐



〔俄〕瓦西里·瓦西里维奇·罗扎诺夫 著 郑体武 译

1512.14

16

V1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落叶:全两册/(俄)罗扎诺夫著;郑体武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涵芬书坊)

ISBN 978 - 7 - 100 - 10494 - 4

I. ①落… II. ①罗… ②郑… III. ①文学 — 作品
综合集 — 俄罗斯 — 近代 IV. ①I512.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288049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落 叶

(全两册)

[俄]瓦西里·瓦西里维奇·罗扎诺夫 著

郑体武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0494 - 4

2015年1月第1版

开本 889×1194 1/32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张 16¼

定价: 75.00元

Васи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Розанов

Опавшие листья

根据В. В. Розанов. Сочинения в двух томах. Том 2, Уедин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равда, Москва, 1990译出

涵芬楼文化 出品

中译本序

郑体武

随着近年来陆续有几部罗扎诺夫作品的中译本行世，这位作家和思想家的名字已逐渐为我国读者所熟悉。而在俄罗斯，已经持续了 20 年的罗扎诺夫热，在学术界、出版界乃至社会上仍可说是方兴未艾。且不说各家出版社争相出版的各类罗扎诺夫单卷本或多卷本文集琳琅满目，由著名学者尼古留金主持出版的三十卷本《罗扎诺夫文集》，更是工程浩大，引人注目。文集第一卷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首印，最后一卷预计明年付梓，中间历经多年的社会动荡、经济萧条和出版困难而终能大功告成，这固然说明俄罗斯文化界同仁的坚忍不拔，也足以证明罗扎诺夫的非凡魅力。

瓦西里·瓦西里维奇·罗扎诺夫（1856—1919 年），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传奇人物，集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政论家、教育家于一身，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俄国文化和宗教思想复兴的主将之一，在白银时代的俄国文化中占有特殊地位。

罗扎诺夫的命运极富传奇色彩和戏剧性。生前的名震四方、死后的默默无闻，形成一种强烈的“不相容反差”。

同时代人对罗扎诺夫的评价极高。吉皮乌斯认为，罗扎诺夫

“与其说是一个人，不如说是一种现象”^①。勃洛克说：“读一下罗扎诺夫的杰作《落叶》吧。里面有多少对书刊、对文学、对写作，而更主要是对人生的深刻见解啊”^②。茨维塔耶娃在给罗扎诺夫的一封信中写道：“除了《隐居》，您的东西我什么也没读过，但我敢说——您是个天才。”^③普里什文坦言：“对我来说（我想对别人也一样），在我这个时代，最杰出的作家当属罗扎诺夫。”^④高尔基称赞罗扎诺夫：“极有才华，胆识过人，思维敏捷，但与此同时，还可能是一个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富悲剧性的人物。当然，是个被搞垮和可怜的人。经常显得讨厌，有时甚至愚蠢，但归根结底，还是俄罗斯当代最有意思的人。”^⑤就是在西方，罗扎诺夫仍然颇受推崇。作家劳伦斯指出：“罗扎诺夫惊人地具有当代性，可怕地具有当代性，他的作品仿佛就是今天写的，现在读来依然清新，依然充满活力、充满现实意义。”^⑥学者兰珀特认为：“他几乎就是俄国的劳伦斯，但要加上一点戏谑感，减去一点社会热情。”^⑦

如果读者不厌其烦，类似的评语还能列举出很多。这里既有俄罗斯一流的思想家，也有一流的文学家，既有罗扎诺夫的朋友，也有他的论敌。如梅列日科夫斯基、别尔嘉耶夫、弗罗伦斯基、舍斯托夫和蒲宁、契诃夫、列米佐夫、别雷、什克洛夫斯基等。他们一

① 吉皮乌斯回忆录《往事如昨》，第比利斯，1991年，卷2，第88页。

② 《勃洛克文集》，莫斯科，1960—1963年，卷8，第417页。

③ 《伏尔加河》，1989年，第六期，第83页。

④ 《文学遗产》，1963年，卷70，第328页。

⑤ 《高尔基档案》，1966年，第九册，第125页。

⑥ 罗扎诺夫《教育的黄昏》，莫斯科，1990年，第596页。

⑦ 布雷德伯里等编《现代主义》，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17页。

致认为，罗扎诺夫不容置疑地属于 20 世纪初俄罗斯最杰出的思想家和艺术家之列，是世纪之交俄罗斯文化品格的塑造者之一。

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甚至有些不可思议的是，罗扎诺夫死后，他的作品似乎也随即被盖棺论定，打入冷宫。整整 70 年，这位始终不肯离开故土的人好像是从俄罗斯本土消失了，被人遗忘了。对于罗扎诺夫身后的几代人来说，他们无缘直接接触他的著作，因而对他的认识，充其量不过局限于百科全书上过于简略并且有失公允的词条。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罗扎诺夫才宣告“解禁”和“回归”。

1856 年 4 月 20 日，罗扎诺夫生于旧俄科斯特罗马省的一个小城维卢加。三岁丧父，14 岁丧母，靠长兄抚养成人。曾先后辗转就读于科斯特罗马、辛比尔斯克和下诺夫哥罗德。在罗扎诺夫的记忆中，他的童年是在极度贫困、互相吵架和繁重的家务劳动中度过的：“我从一片荒漠中走来。”18 岁那年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情妇，一个比他大 16 岁的女人苏斯洛娃为妻。这是一场失败和不幸的婚姻，一边是凶神恶煞般的半老徐娘，一边是多愁善感的柔弱少年。罗扎诺夫从她那里既得不到母性的爱，也得不到一个健康女人的爱，他能得到的只有自私和病态的占有欲、没完没了的跟踪和监视、无缘无故的妒忌和猜疑。据吉皮乌斯回忆，两个人“动不动就闹得天翻地覆，不可开交”。罗扎诺夫痛苦不堪，经常“以泪洗面”^①。尽管如此，他还是没有抛弃她。1878 年罗扎诺夫考进莫斯科

^① 《往事如昨》，第 99-100 页。

大学文史系，1882年毕业，先后执教于布良斯克、叶列茨和白城等偏远市镇的中学，讲授史地。多年的分居，使罗扎诺夫结识了另一个女人——瓦莉雅·布加吉娜。根据东正教教规，夫妻离婚必须经双方同意，只要有一方不同意，离婚请求就不会得到允准。由于苏斯洛娃拒绝离婚，罗扎诺夫只好跟布加吉娜秘密举行婚礼，过起“非法”的婚姻生活，并生下五个孩子。凡是了解罗扎诺夫私生活的人都认为，他的真正的妻子并不是苏斯洛娃，而是布加吉娜，“一个谦虚纯朴、举止高雅的女性”^①。但从法律上讲，苏斯洛娃始终是罗扎诺夫的“合法妻子”，而布加吉娜只能是“情妇”，孩子也只能是“私生子”。这种戏剧性的婚姻和家庭生活无疑对罗扎诺夫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一生都在不断地关注和探索婚姻、家庭和性的问题，不能不说与此有着直接的联系。

罗扎诺夫在外省的教学生涯长达十余年，他的不少著作就是在那些人烟稀少、时有饿狼出没的荒凉小镇写出来的。1886年，罗扎诺夫自费出版了哲学著作《论理解——对作为整一知识的科学之属性、界限和内在结构的研究尝试》。这是他的处女作，被认为是黑格尔哲学的一种变体，没引起什么反响。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已显露出罗扎诺夫后来许多神秘观点的雏形。给他带来普遍声誉的是1891年发表的文学评论文章《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宗教大法官的神话》，该文为别尔嘉耶夫、谢·布尔加科夫等人将陀思妥耶夫斯基阐释为宗教思想家奠定了基础，同时，作者的研究方法也为后来的形式主义的文本分析开辟了道路（如艾亨鲍姆的《果戈理的〈外

^① 《往事如昨》，第108-109页。

套》是如何写成的》)。1893年,罗扎诺夫携家人迁往彼得堡,到国家监察机关任职,同时不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教育的黄昏》(1893年)和《名言与观察》(1894年)对现行教育体制发出猛烈的抨击,引起强烈反响,也因此而激怒了当时的教育部长,后者要求连续登载罗扎诺夫文章的刊物停止发表“奇谈怪论”,遭到刊物拒绝。1894年起,罗扎诺夫应著名报人和政论家苏沃林之邀,参与《新时代》报的编辑工作,长达18年。1899年发表《宗教与文化》,次年发表《自然与历史》,试图在教会的宗教性中找到解决社会和哲学问题的出路。在《当领导退席时》(1900年)一书中,罗扎诺夫用同情的笔调,描述了1905年革命期间大众中间的骚动。1906年出版的《在教堂的高墙下》则反映了他对东正教的复杂和矛盾的态度。迁居彼得堡,使罗扎诺夫很快进入首都文化圈。由于对宗教和性的问题与对脱离正统基督教问题有着共同的兴趣,罗扎诺夫结识了一些著名的象征主义者,如梅列日科夫斯基夫妇、费洛索夫等人,还有《艺术世界》的画家们。罗扎诺夫也是1901年至1903年间宗教哲学协会的积极成员之一。这些年,他写了许多关于教会与家庭的关系、关于婚姻与性爱、关于古代宗教方面的论著,如《模糊和迷乱的世界》、《俄罗斯的家庭问题》等,都是名噪一时之作。1900年代末,由于受到知识界激进和保守两个阵营的排斥,罗扎诺夫脱离以梅列日科夫斯基为代表的彼得堡文化圈,皈依教会,然而,没过多久,1911年出版的《一张黑脸》和《月光下的人们》又掀起轩然大波。作者意在探讨“基督教形而上学”,抨击教会的禁欲主义,肯定性爱的神圣性。这使得教会大为恼怒,当时的主教赫尔莫根声称:必须把罗扎诺夫的这两本书作为“异端

邪说”销毁，必须把作者作为“异教徒”逐出教会。在世俗和社会的双重压力下，罗扎诺夫过起了离群索居的生活，并在孤独和自省中写出了他一生最优秀的作品：《隐居》（1912年）、《落叶》（第一筐，1913年）和《落叶》（第二筐，1915年）三部曲；同时，对困扰他一生的犹太问题做了更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并于1914年出版了《毗邻索多玛（以色列之源）》、《耶和华的天使在犹太人中间》和《欧洲与犹太人》。1917年秋，罗扎诺夫举家从彼得堡迁入莫斯科近郊的谢尔吉修道院，次年发表《当代启示录》。这是他最后一部作品，也是相当重要的一部作品，在诸多方面具有总结性质。1919年2月5日，这位俄罗斯历史上最容易引起争议、也最容易让人困惑不解的思想家、文学家、政论家、批评家在孤独寂寞和贫困潦倒中溘然长逝，时年63岁。

罗扎诺夫是位多产的思想家和作家，仅生前就出版了30本书，内容涉及哲学、文学、历史、宗教、教育、伦理、文化等诸多领域，可谓包罗万象。他去世前不久还曾计划将自己的作品（包括未发表的）编成50卷集，足见其著述之宏富。

文如其人，这句话用在罗扎诺夫身上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在俄罗斯思想文化史上，个性与创作达到如此高度的统一，罗扎诺夫恐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罗扎诺夫这个人很狂，而且狂得理直气壮。他自称手中握有“一个振聋发聩的真理”，“我的每一行字都是圣书（非学校意义和常用意义），我的每一个思想都是圣思，我的每一句话都是圣言”。上至天上神明，下到人间圣贤，他都敢评头论足、说三道四，甚至

嬉笑怒骂、口诛笔伐。他对陈陈相因的现行教育体制的批判，他对违背人性的基督教禁欲主义的鞭挞，论爆炸力，与尼采当年的一声大喊“上帝死了”毫无二致。如果你问罗扎诺夫：“你怎么这么狂妄？”他会不假思索地回答：“我就是这么狂妄。”^①因此有人说他像尼采。

罗扎诺夫这个人很真，而且真得无所畏惧。他的得意与失落、他的美德与罪过、他对别人的褒贬、他对自己的审视，无一不真实地付诸笔端，赤裸裸地展示给人看。他说：“我就像走进澡堂，赤条条一丝不挂。”论自白性，他的《隐居》（《落叶》又何尝不是如此）可与卢梭的《忏悔录》相提并论。因此有人说他像卢梭。

罗扎诺夫这个人很怪，而且怪得不可思议。他经常自相矛盾，出尔反尔，首尾不能相顾，前后判若两人。比如他对犹太问题和文学现象的看法中，便充满了这样的“悖论”。似乎在他的作品中，同时有两个声音在讲话，他们彼此独立，各自为政，莫衷一是；或者说存在两个罗扎诺夫，此罗扎诺夫非彼罗扎诺夫。因此，有人说“他就像长了两张面孔，说两种不同的语言”^②。还有人说，“他仿佛是罗马神话中的门神伊阿诺斯或双头鹰，双眼同时看着左右两个地方，双腿同时迈向前后两个方向”^③。这个特点，很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

然而，归根结底，罗扎诺夫毕竟还是罗扎诺夫，他的价值不在于有理由将他同上述三位巨人相比附，而在于他是始终我行我素、

①《隐居》，以下凡引自《隐居·落叶·当代启示录》者，不一一注明出处。

②《新世界》，1989年，第七期，第189页。

③《文学评论》（俄），1990年，第一期，第86页。

表里如一的“这一个”。

家庭、婚姻和性的问题、犹太问题、文学问题，是罗扎诺夫毕生的兴趣所在，也是《隐居》、《落叶》、《当代启示录》等许多著作贯穿始终的主题。

家庭观、婚姻观和性爱观，是罗扎诺夫世界观的支柱，也是他整个价值取向的圭臬，不理解这一点，就很难理解他的民族观和文学观。

在俄罗斯，从未有人像罗扎诺夫那样关心家庭生活和性、离异与私生子、独身与卖淫、法律与宗教等问题。在《俄罗斯的家庭问题》一书中，他开门见山地指出：家庭从未成为我们的哲学的研究对象，尽管它为文艺创作、诗歌感怀甚至插科打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然而，必须承认，家庭正是我们不慎从车上丢掉的一块宝石，能否将它重新找回来，不得而知。不过无论如何，恢复完整、牢固、纯粹的家庭——作为社会的道德根基的家庭，乃当务之急。

曾有人认为，在一个动态和变化的社会里，在一个铁路延伸一日千里、技术进步突飞猛进的世界中，家庭的破裂、分化和解体是不可避免的。而罗扎诺夫认为，家庭衰落的原因不在这里。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纪念普希金的一个讲话中，提到过《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女主人公，把拒绝跟所爱的奥涅金出走、继续留在所不爱的老将军身边的达吉雅娜·拉林娜看成理想的俄罗斯女性。罗扎诺夫不以为然，他反其道而行之，把问题的着眼点放在家庭和子女上。由此，他得出的结论是：“不错，‘达吉雅娜是理想的女性’，可这却是在发展和建设俄罗斯家庭道路上迈出的最虚伪的一

步。只需取其一个瞬间、一个片段，只消拉起帷幕，观众立刻就会在不朽而简练（问题就在这里）的诗节里目睹她非凡的美。但是，她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一个不育的妻子、一个没有希望做母亲的妻子、一个克制情欲的妻子……。”^①

夫妻和睦、尊老爱幼的家庭，是罗扎诺夫矢志不渝的理想，他信服培根的名言：“只有顺应自然才能驾驭自然。”只有爱能够克制性欲，使强悍的狮子变成驯服的羔羊。罗扎诺夫认为，性欲是不可抗拒的，只有一种力量可以与之抗衡，这就是爱的力量。正如《所罗门之歌》中所说：“爱像死亡一般强大。”

在家庭中取消性，像教会所教导的那样，罗扎诺夫认为，这无异于不让家庭存在。性欲是家庭赖以生存的动力和物质条件，犹如射击所不可缺少的“子弹”。他写道：“我有时不无微笑和困惑地读到，当代家庭受到异常破坏的原因在于纵欲无度，‘若不是性欲，家庭肯定会太平’。我的想法是：‘若不是性欲，家庭还不会出现呢。’”^②

“让不幸的安娜卧轨自杀，这是托尔斯泰犯的一个错误。它暴露出一种阴暗而奇怪的反对不幸家庭的社会狂热，尽管作者对安娜的心灵、尊严和智慧所具有的一切品质有着明确的认识。就连天才也陷入了疯狂的呓语，在此看到的不是需要予以深思和帮助的不幸，而是他在心中暗自仇恨并名之曰‘放荡轻浮’的丑恶。君不见，安娜也有七情六欲？莫非托尔斯泰本人不是出生于 72 年前的

① 《俄罗斯的家庭问题》，莫斯科，2004 年，第二卷，第 352-353 页。

② 同上书，第一卷，第 84-85 页。

一次性交？”^①

接着作者不无遗憾地做出了罗扎诺夫式的结论，从中不难看出他对俄罗斯文学中所反映的家庭观念的态度：“是的，崇高的俄罗斯文学的两部最伟大的作品《叶甫盖尼·奥涅金》和《安娜·卡列尼娜》都在为不育的家庭、为家庭的痛苦和磨难唱赞歌，这不能不让人感到震惊。”^②

在《宗教与文化》一书中，罗扎诺夫对阐述性爱的家庭和家庭理论，对确定家庭婚姻关系在当代生活中的地位，做了初步的尝试：“我们的文化和文明，服从于男性的本能，走上了偏向纯粹男性的道路——培养‘公民’，发展‘智力’，而对一切性的东西，亦即对家庭的源泉、对生生不息的源泉，则采取淡忘和忽视的态度，把它看成并不重要的低级‘需要’，从而导致性的枯竭和萎缩……。”^③

罗扎诺夫写道：生命开始于生物中出现性别差异之时；植物没有丧失性别，但石头则不然。性是我们整个文明的主题。在《模糊和迷乱的世界》一书中，罗扎诺夫将人的心理活动视为“古腾堡对性的象形文字的翻译”，洋溢在人的脸上的“内心思想的光辉”。

也就是在《模糊和迷乱的世界》里，罗扎诺夫第一次对作为创生本原的“太阳崇拜”做了勾勒。这是宗教、家庭和性的三位一体。这一主题后来在《当代启示录》中得到充分发展。

罗扎诺夫赞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认为群居性是犹太民族

①《俄罗斯的家庭问题》，莫斯科，2004年，第一卷，第8-9页。

②同上书，第9页。

③《宗教与文化》，莫斯科，2008年，第167页。

的一个主要特征，并将这一观点极其明确地表述在《落叶》和《当代启示录》中。由于罗扎诺夫把家庭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高于一切党派和意识形态，高于陈腐的道德和教会，于是，他便从《圣经》家庭形式中、从把家庭作为唯一重要和需要的有机体来培植的宗教习俗中寻找美好的家庭模式，人类共同的生活理想。在《隐居》里，他详尽描绘了犹太家庭和宗教仪式。

在犹太人和古埃及人那里，罗扎诺夫发现了家庭所具有的凝聚力和神秘性。他把性、婚姻和家庭，把贯穿于整个《旧约》的“臀部因素”作为崇拜对象，以此来对抗《新约》的禁欲主义。在这场对抗中，《旧约》的活生生的情欲，古埃及艺术中的性本原，对创生的太阳的崇拜，被罗扎诺夫评价为精神的最高表现。

维克多·苏卡奇指出：“任何一篇评述罗扎诺夫创作的文章，即使是最为概括性的，都无法回避这样一个复杂而又突出的问题，即作家的民族观点问题。这首先是因为，对不同民族的态度是罗扎诺夫世界观与创作的核心问题之一，另外还因为，罗扎诺夫的民族好恶在俄国自由主义阶层中得到积极的、几乎夸张的传播，甚至还从这些讨论中做出过具体的组织结论……。”^①

谈起犹太人，罗扎诺夫总是不厌其烦，且他的言论远不是始终如一。他对待犹太人的态度是一言难尽、错综复杂的。可以说是褒贬皆有、毁誉参半。孤立地看，他很容易授人以柄，被扣上一顶“反犹”或“亲犹”的帽子。

让我们随便从《落叶》中找出两段文字，如：

^①《文学学习》，1990年，第一期。

犹太人秘而不宣的追求便是做一个体面的人。他们总是洗澡、洒香水……犹太人极力要洗掉身上的一种世界性的污垢、一种亘古的汗臭。但却总是洗不掉。所以始终战战兢兢，生怕邻居会因为这汗臭避而远之。

再如：

犹太人总是从献殷勤和提供服务开始，而以获取权利和统治地位告终。

因此，在第一个阶段，你抓不住他们的把柄，也无法排除他们。当有人只是为你效劳时，你能怎么办呢？而在第二个阶段，他们羽翼丰满，所向无敌，“大水淹没了一切”。

类似的歧视犹太人、惧怕犹太人、视犹太人如洪水猛兽的文字还有不少，孤立地看，它们的确难逃沙文主义和反犹主义之嫌。然而，读了罗扎诺夫的遗嘱《我的临终愿望》，是否可以给他贴上一张亲犹主义的标签呢：

我得了中风。在这种情况下，我已不可能对苏维埃共和国构成威胁。我能得到允许同家人一起去南方。

我相信以色列的胜利，为之拍手称快，这就是我要说的话。让莫斯科的犹太人代表犹太人公社拿去我全部著作的一半版权，而作为交换，为我的家庭——罗扎诺夫家庭提供一个5俄亩的上好牧场，加上5只奶牛、10只母鸡、1只公鸡、1条

狗、1匹马，以便让我这个不幸的人能吃上永恒的酸奶油、鸡蛋、凝乳、各种甜食和优质的带馅儿的狗鱼。

我相信正在复兴的以色列的光芒，为之欢欣鼓舞^①。

就是这样一个人，曾在1914年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正值民族极端分子企图利用“贝利斯案件”制造民族纠纷、掀起反犹浪潮之际，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人们围绕这件事大做文章，推波助澜，唯恐天下不乱，我感到很不正常……俄罗斯在颤抖，似乎，欧洲也在颤抖……当百分之九十九的报刊和公众同室操戈，自相残杀，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允许犹太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作家痛苦不堪的灵魂想要呐喊。”^②

如何看待罗扎诺夫民族观点中的矛盾？简单地称之为反犹主义者或亲犹主义者都过于主观武断。

我们知道，罗扎诺夫世界观的支柱来自《旧约》，他的家庭、宗教、性爱观念来自古埃及人和犹太人，正是在犹太人那里，他发现了理想的家庭模式。他将自己的心理和谐（精神平衡）同旧约价值联系起来，以此来对抗《新约》的禁欲主义。他写的有关犹太教和《旧约》的文章，始终能唤起人们的强烈兴趣，并被认为是在最高程度上还原了古代犹太宗教习俗和犹太民族的典型特征。如《犹太教》（1903年），《果戈理有魔力的一页》（1909年）这样的文章，堪称犹太人的民族习俗与宗教唱的一曲颂歌。

①《教育的黄昏》，第617页。

②同上书，第616页。